



【幸福笔记】

## 一束暖阳

□金后子

在寒冷的冬季,突然感受到一束暖阳。那是2018年12月15日,应山东省女子散文沙龙之邀,去聆听山东师范大学教授、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丽军先生授课。

走进会场,已座无虚席,与丽军先生打过招呼,讲座就开始了。主持人东妮秘书长说:“我们之所以请张丽军教授来授课,除了他在文学及文学评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外,关键是他有一颗纯粹的心,有一双纯洁无瑕的眼睛。”哈——眼睛是心灵的窗口,仔细看去,丽军先生那黝黑的脸上,真的有一双充满笑靥的慈善的眼睛,清澈而纯净,如泰山脚下的潭水。

掌声过后,丽军先生开宗明义:“既然是女子文学沙龙,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聊20世纪文学最靓丽的风景线——女性形象。记得欧洲的著名画家毕加索曾说过,世界上有两件最美的事物,一是女性,二是中国的书法。2013年,在广西桂林的文学会议上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程光炜教授说,自己的一生都是在女性的统治、管理之下——母亲、妻子和女儿,形象地说明了女性角色对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对女性形象有一段描述:‘女儿是水做的骨肉,男子是泥做的骨肉’道出了女性独有的纯净、善良、柔美的形象特点。20世纪的中国,是不断革命革新的中国,在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之后,女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成为一股潮流,这其中,秋瑾作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和民主革命家,她的逝世对于我们思考女性在国家命运中的位置有着重要的意义……”随后,他又如数家珍地讲到女作家庐隐、丁玲、凌叔华、萧红、冰心。

娓娓道来,强烈的带入感使得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。望着大屏幕前丽军先生那高大潇洒的身影,想着主持人“他有一双纯洁无瑕的眼睛”的评价,我的思绪飞出室外,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。

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晚上,因周三读书会要举办一场文学评论的讲座,我自然想到丽军先生。打通他的手机,铃声响了一阵,一位女性接起。我第一反应是自己打错了,刚想挂断重来,对方却讲:“我是丽军的对象,请问您是哪位?他封闭出题一个月,把手机交给我了,说有找他的帮着解释清楚,若有急事,可先记下来,事后转告。”

“啊,他的手机托付给你一个多月,这个不简单。”我挂断

电话,转念又想,丽军先生作为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,才貌双全,引人瞩目,竟然把手机交给妻子保管?看似容易却艰难啊。让你把手机托付给别人,即使是自己的配偶,试问又有几人能做得到?我是做不到。从此我更是对丽军先生刮目相看。

如果没有极强的定力,人是极易迷失的。但丽军先生以不变应万变,用点滴修为和一身正气,换来令人敬佩的人格和极好口碑。他曾对我说,世界上教师不讲道德乃没有道德,医生不讲良心乃没有良心,法官不讲公正乃没有公正。我知道这话不是他的原创,但他实实在在地身体力行。他的一位学生曾跟我说过,“因为他有才使人服之,因为他有德使人敬之,因为他有情使人亲之。能跟着丽军先生治学,三生有幸!”

“路遥先生的作品《平凡的世界》和《人生》中塑造的女性角色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两个角色。《人生》中塑造的巧珍,是位为爱可以卑微到尘土里的女性,最终却没有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。而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爱情却是另一番模样……”丽军先生的课继续讲着,我的思绪回到教室。一缕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泻进来,整个会场显得别样温馨,一张张净美的脸上写满灿烂。

不知不觉,两个小时过去了,大家意犹未尽,伴着掌声,簇拥着丽军先生乘电梯下楼。电梯到六楼时停下,门口站着一个面带微笑的小女孩,十几岁的样子,粉红的脸蛋儿就像花儿盛开。她身背一个大大的书包,蓝白相间的校服很是整洁,不用问,这是一个中学生。

女孩看了看略显拥挤的电梯厢,迟疑了一下,左脚往前迈了半步又迅速抽了回去,嘴里喃喃地说:“我走楼梯吧。”“上来吧,还有空。”电梯里有人喊。“不了,走楼梯也不慢。”女孩答,转身跑去了。

电梯门再次关闭,随后是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:“这孩子真好,有教养,将来肯定有出息。”“一滴水见太阳,社会大大进步了,从孩子们的身上可以看出来。”“这就是文明的力量!”“这孩子长得像丽军先生啊,尤其是那双纯洁善良的眼睛。”“哈哈,哪里,哪里,人家长得漂亮呀。不过,将来这孩子能到我们文学院读书就好了。”最后是丽军先生的话。

电梯到达一楼。楼梯口同时传来蹬蹬的脚步声,肯定是个女孩的。

门外,是金灿灿一片,那是明媚的阳光。

□犁米

俗话说,土地是万事之基,五谷是生命之母。百姓居家过日子离不开土地,耕田插秧、收禾打粮都是随着节气走,看着日历过日子:立春梅花分外艳,雨水红杏花开鲜;惊蛰芦林闻雷报,春分蝴蝶舞花间……谚语如歌,时令随口即来,流传了几千年的时令谚语已成为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定盘星,耕种庄稼的晴雨表、饮食起居的指南针。

“二月二龙抬头,大家小户使耕牛。”出了正月,年基本上就算过完了。进入二月,心事就全放在田地里了。这时,过了惊蛰龙抬头,咔嚓一声春雷,如坐堂县官手中断案用的惊堂木,将所有的生命从睡梦中惊醒,乍暖还寒的春雨濡湿了时光,斜风细雨中能听得见草木汁液的怦然心动。冬眠了一季的昆虫、蛇蝎、蜈蚣等伸着懒腰,跃跃欲试、悄悄地离开了巢穴,与那欢实的老鼠混居人间。

开春大幕拉开之前,在二月二这天,总是要举行一些仪式的……

清晨,太阳还未钻出地皮,星星挂在天幕上散发着微弱的暗光。卜卜卜……一阵高一阵低、此起彼伏的打囤声,已在小村庄的半空中响起。母亲在世时,总是在我们酣睡之时,便早早地起床,把前一天晚上专门用小麦、高粱、玉米、稻谷、大豆等五种秸秆燃烧后的灶灰,盛在簸箕里,左手托着,右手持一小木棍,绕着院子撒起五谷灶灰来。小棍点击着簸箕的前舌,如鼓槌一般有节奏地响着,受到颠簸的五谷灶灰就像一条灰白色的溪流,顺着簸箕的舌头均匀地落在地面上。飘忽下滑的缕缕灶灰,如一条上下起伏、韵味十足的五线谱,伴着母亲“二月二龙抬头,大仓满小仓流”的低吟浅唱,在黎明前的晨曦中,似一首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开春年景曲在小院里响起。

母亲虽然目不识丁,但是她能将莱芜梆、柳琴戏、山东腔,压缩加工,如技艺高超的雕塑家,将一团黄土加水调和,随后变戏法般捏造出多种形态各异、憨态十足的“塑像”作品来:“二月二,龙抬头,天子耕地臣赶牛;正官娘娘来送饭,当朝大臣把种丢。春耕夏耘率天下,五谷丰登太平秋。”那忽高忽低、忽快忽慢、张弛有度的祈福歌谣,浓浓的莱芜腔中,蕴含着抒情诗中才有的文字意境;唱诗般的声调中,流露着生活的不易与坚韧;听着朗朗上口、直白清爽的谚歌俗语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和邻里大婶隔着墙头聊家常呢。

这样的祈福歌谣,大人听着有欣赏山东快书般的豪气感,小孩听着如睡前

【时光留痕】

## 打粮囤 炒蝎豆

的摇篮曲,温馨柔和,静静地享受美的感受……有时唱着唱着,语速忽然加快,利牙铜齿地声讨起来:“二月二,灰圈墙,蝎子蜈蚣无处藏;一把灰,两把灰,蝎子蚰蜒死到堆;二月二,撒灰渣,十窝老鼠九个瞎。”这义愤填膺的诅咒,让那些隐藏在洞穴中的老鼠,墙角、旮旯、地缝中的害虫,听到后也会打起寒战来。

圈完五谷灶灰后,母亲便在院子的中心,用四块崭新的红砖围成“口”字形,再用五谷灶灰将“口”填满,上面分别撒上稻谷、高粱、麦子、大豆、玉米等五色粮食,然后再用两块新红砖压实、封顶。于是,一座象征五谷丰登的“粮囤”就这样被母亲完美地打成了,意愿只待秋后实现。

当太阳升到一竿子高时,家家户户浸泡一夜的黄豆,已在烧红的铁锅里滋滋地冒着热气,噼噼啪啪地跳起舞来,蝎豆的芳香伴随着袅袅上升的炊烟,在村子的上空弥漫开来。山村的清晨纯洁得容不得半点杂质,丝丝缕缕的豆香搅浑了空气,贪婪地吸一口,如嚼豆般满嘴的余香。此时,大街上已有裤兜里装着蝎豆的孩子,在比试谁家的蝎豆好吃,是咸的还是甜的。同时,他们一边得意地往嘴里扔着豆粒,一边手舞足蹈地唱着:“二月二,龙抬头,家家户户炒蝎豆;二月二,炒蝎爪,大娘婶子给一把。”

我们家炒蝎豆总是与众不同,不像其他人家,只是用盐水或者用糖水浸泡。母亲将那些饱满、圆润的豆粒精挑细选后,便提前用观音土水混合着少量的淡盐水泡上,浸透炒熟后的蝎豆,含着一股淡淡的观音土味。这样的蝎豆,一般人是吃不惯的。至于母亲为什么用观音土水泡黄豆,当时,我们也不懂,曾经问起母亲,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,以前灾年逃荒要饭,眼珠子饿得发绿就吃观音土。但是,不能多吃,吃多了就会撑死的。再说,人吃土还土,离开土就没了地气,就会生病,吃点土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。

人如庄稼,只有根植于土地,不断吸取土地中的养分,生命才能旺盛,离开了土地就像庄稼失去了根基。长大后,我们才真正明白了母亲用观音土炒蝎豆的寓意与良苦用心,庄稼人无论什么时候,还是远走天涯、或是身份转换,泥土和根基不能掉。身上有泥土味是庄稼人的本分,失去根基的人,无论怎么打扮自己,都活不出庄稼人的样来。

二月二的粮囤,如烙印打在了我的心田上,让我年年五谷丰登。观音土水炮制的蝎豆,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、余香绵绵……

□鲍海英

每年春花三月,我回农村老家,总要摘一大包香椿芽回来。

记忆里爸爸妈妈不种什么树,倒是香椿树种了不少。种香椿树,不是为了它能成材,而是因为,这香椿芽是一道菜,是一道长在香椿树上的菜肴。

如今,我和哥哥都进城了,爸妈把香椿树伺候得生机勃勃,专等春日我和哥哥回家来采摘。

所以,每年春天我回老家,我总踮起脚尖来,摘那最高的尖芽。我坦然地摘着,心安理得地摘着,仿佛一棵香椿树就该给出这些嫩芽似的。

多年的摘取,我的手指已习惯于接触那柔软潮湿的初生叶子的感觉,那种攀摘令人惊讶感叹,那不胜柔弱的嫩芽上竟把得出大地的脉动。所有的树都是大地单向而流的血管,而香椿芽,是大地最细微的血脉。

我把主干拉弯,那树忍着;我

把支干扯低,那树忍着;我把树芽采下,那树默无一语。我撇下树回头走了,那树的伤痕上也自己努力结了疤,并且再长新芽,以供我下次攀摘。

我把树芽带回城里,放在冰箱里,不时取出几枝,切碎,和蛋炒得喷香,我的丈夫和孩子争着嚷着炒得太少了。

我把香椿放进嘴里,急急地品味那奇异的芳香的气味。浮士德的魔鬼给予的种种尘世欢乐之后,仍然迟迟说不出的那句话,我觉得我是能说的:“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!”

不单是为了那树芽的美味,而是为了那背后种种因缘。这可以吃的香椿树,这是象征父亲,也象征母亲养育我的树。

香椿树于人原来可以如此亲的。吃,原来也可以和树联系如此紧密。就像哺育我的父母,香椿树,以另一种爱的方式,滋养了我的身体。这一道长在树上的菜,让我如此感恩和铭记。

一道长在树上的菜

落英缤纷